

冒险史(下)

皇冠上的绿宝石不见了，到底是那个被人当场捉住的“窃贼”偷的，还是另有其人？



皇冠上的绿玉

有一天早上 我在窗前看下面的街景 我说：“你看 福尔摩斯，有个疯子正向这边走来，他的家人竟然让他独自跑出来，真是可悲。”

我朋友懒洋洋地站起来，双手插在上衣的口袋里，从我背后望向窗外。这是一个晴朗的清晨，地上铺着昨天下的一层厚厚的雪，冬日的阳光照得它闪闪发光。贝克街马路中心的雪让来往的车辆碾成了灰色的带状痕迹，可是人行道两边的雪却像刚下时那么白。人行道被打扫过了，但还是很滑，因此路上的行人很少。实际上这条路上只有这位先生在走，他的古怪行为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大概五十岁左右，身材高大，大脸庞，仪表堂堂，相貌非凡。他的衣着虽颜色暗淡，可是非常华贵且时髦，他穿着一件黑色大礼服，戴着一顶有光泽的帽子，穿着一双式样新颖有绑腿的棕色高筒靴，裤子是棕灰色的，裁剪得很精细，可他的举止与他的仪表比起来显得那样可笑。因为他正在奔跑，偶尔还蹦跳几下，仿佛一个非常疲劳的人为减轻双脚的负担而蹦跳一样。他跑的时候，两手上下挥动，脑袋摇来晃去，而且他的脸部抽搐得特别难看。

“他到底怎么了？”我情不自禁地问，“他正在看这些房子的门牌号吗？”

“我断定他要来我们这里。”福尔摩斯说。

“来这里？”

“对，我猜他要向我请教一些我很内行的东西，我刚才不是对你说过了嘛。”这时，那人已冲到我们门口，并按响了门铃。

不一会儿，他就到了我们的屋里，边喘气边打手势，两眼满是忧伤失望的神情。我们见到这种情况，笑容立刻消失了，并感到很震惊。他一时说不出话来，身子发抖，扯着头发，就像失去理智一样。突然，他跑过去用头撞墙。我俩吓坏了，赶紧拉住他，把他拖回房中央。福尔摩斯把他按到一张安乐椅上，陪在一边，轻拍他的手，还用那使人宽心的轻松语调同他谈了起来。

“你到这儿来是想把你的事情告诉我，对吧？你跑累了，先歇会儿吧，等缓过劲来，再跟我讲，我会很乐意帮你的。”

那人坐了一会儿，他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他尽量稳定情绪，然后拿出手帕擦了擦前额，闭着嘴唇，面向我们。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疯了？”他问。

“我想你一定是遇到了很烦心的事。”福尔摩斯说。

“天知道，我碰到了什么！……它来得太突然了，真可怕，使我失去了理智，我会受到公开的侮辱，虽然我的品质一直是完美无瑕的。人人都有自己的苦恼，这是注定了的。但是这两件事以如此可怕的形式降临在我身上，把我搞得手足失措。更糟的是，此事不止牵扯到我一个人，要是解决不好这事，我国最尊贵的人也会受到牵连。”

福尔摩斯说：“先生，你先镇定一下，告诉我你是谁，出了什么事？”

客人说：“我的名字你们可能很熟悉，我是针线街霍尔德——史蒂文森银行的亚历山大·霍尔德。”

我们确实熟悉这个名字，他是伦敦第二大私人银行的主要合伙人，到底是什么事让这位伦敦一流公民落到如此可怜的地步？我们好奇地等他振作精神，然后告诉我们一切。

他说：“我的时间很紧，当警察厅巡官建议我取得你们的协助时，我就马上赶来了，我就坐地铁后步行来到这里，因为马车在雪地上行驶速度很慢。我平时几乎不锻炼，因此，刚才跑得喘不过气来，现在好多了，我把事情的大致情况告诉你们吧。

你们都知道一家有成就的银行是善于为资金找到可靠的投资的，同时还得增加业务往来和存户的数量。我们最能获利的投资方式就是在可靠的担保下，把钱以贷款方式放贷出去。几年以来，我们做了很多笔这样的交易，很多名门望族以他们收藏的名画、图书或金银餐具作抵押向我们贷了大笔的钱。

昨天上午，我正坐在银行办公室里，职员递进来一张名片，我被上面的名字吓了一跳，他不是别人，正是全世界都知晓的、一个在英国最尊贵的人。他的到来让我觉得受宠若惊，刚想表达他对我的知遇之恩，他却说出了正事，好像想立即完成一项使人不快的任务一样。

‘霍尔德先生，’他说，‘据说你们常办理借贷业务？’

‘要是抵押品值钱 本行也办理这种业务。’我回答道。

他说：‘我急需五万英镑 当然了 我可以轻易从朋友那里借到十倍的款项，可我宁愿自己当作一件实事来办。你知道，处在我这样的地位 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恩惠。’

‘能否告诉我 您需要用这笔款项多久？’我问道。

‘我下周一便可收回大笔到期的款项，那时我一定如数归还你的借款，你觉得可以就行。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立即拿到这笔钱。’

我说：‘要不是我有点负担过重的话，我愿意用我自己的钱贷给您，那样就不用作进一步的洽谈。我要是以银行的名义来处理这次业务，为了公平，哪怕是对您我们也要求有所有业务上的担保。’

‘我很愿意这么做。’说着他把一只黑色的四方形摩洛哥皮

盒拿了出来，‘你应该听说过绿玉皇冠吧？’

我说：‘那是我们帝国最珍贵的一件公产。’

‘没错。’他边说边打开盒子 那件光彩夺目的宝贝就衬托在柔软的肉色天鹅绒上面 他又说：‘这上边有三十九块大绿宝玉，光上面的镂金雕花，就无法估计其价值。这顶皇冠估计最低也得值我要借的钱的两倍 我打算以它作为抵押品。’

我手里拿着这贵重的宝盒，有些不知所措地望着我的委托人。

‘你是怀疑它的价值吧？’他说。

‘不是 我只不过是拿不准……’

‘至于我把它放在这儿是不是合适，你大可放心。我要是不能保证四天之内把它赎回，我肯定不会这样做，这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 它作抵押品够了吗？’

‘够 太多了。’

‘你应该知道，霍尔德先生，我这样做是证明我十分信任你。我不仅要求你小心谨慎，而且你还要避免因此而产生的任何流言蜚语。最重要的是采取一切措施保存好这顶皇冠，它要是受到一点损坏，那就会产生一场丑闻。它要是损坏了一点也会像完全丢失一样重要，由于这些玉是独一无二的，想找到可替换的根本不可能。我现在放心地把它交给你，星期一上午我会亲自来取。’

我见他急着离去，就没再说什么，马上叫来出纳员，给了他五十张票额为二千英镑的支票。当我独自回到办公室，面对桌上的东西时，我感到了不安。因为要负的责任太重了，它是一件珍贵的国宝，无论遭到任何意外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公愤。我开始懊悔当时为什么要答应保管它，可是来不及了，我只得把它放在我的私人保险箱里，然后接着做我的事。

到了晚上，我认为把如此贵重的宝物放在办公室里不合适，

银行的保险箱以前曾被撬过，万一我的保险箱被撬，那不就完了吗？因此我打定主意，以后的几天，时刻带着这只盒子，让它一秒钟也不离开我，之后我便租了一辆马车带着皇冠回家了。到了家，我把它拿到楼上，锁在起居室的大柜子里。

福尔摩斯先生，我现在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让你有所了解。我的马夫和听差住在房子外面，这两个人可以不管，我家里有三个跟随我多年的女仆，她们都值得相信，还有一个叫露西·帕尔的侍女，她刚来几个月，不过我认为她的品行良好。她长得很漂亮，经常有人围着她团团转，是我们在她身上发现的不足之处，可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觉得她是个好姑娘。

仆人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家其实很简单，不必浪费时间来细说。我是一个鳏夫，有一个儿子叫阿瑟。提到他我很伤心，他太令人失望了。这都怪我，可能是我把他给宠坏了。我妻子死后，我想我只能疼爱他一个人了，哪怕他有一丁点不开心我也会不高兴。我什么都顺着他，现在想想，当初要是严格要求他，那对我俩都有好处，可我一切都是为他好啊。

我想让他将来接我的班，可他太放荡、任性，不像那种有事业心的人。说实话，我不相信他有能力处理业务，他虽然年轻，可已经是一家贵族俱乐部的成员，在那里，他风流潇洒，很快变成了一群奢侈浪费的富豪子弟的密友。他赌博，在赛马场乱花钱，经常跑来求我预支给他津贴费去付赌债。我曾试着让他脱离他那群狐朋狗友，可由于他的朋友乔治·伯恩维尔爵士，他一次又一次地被拉了回去。

像乔治·伯恩维尔爵士这样的人能影响他，我并不觉得奇怪，我儿子常带他回家，我自己也难免被他的翩翩风度所迷惑。他玩世不恭，比阿瑟大。他见过世面，去过很多地方访问。他能说会道，长相英俊。

可我抛开他相貌的魅力，冷静地思考他的为人时，想到他的

眼神和他冷嘲热讽的谈吐，我便觉得他不值得信赖，连我的小玛莉也这么想，她天生具有一种女性的善于洞察一个人品质的本领。

谈到这，就只剩下玛莉的情况没讲了，她是我的侄女。我兄弟五年前死后，留下了孤苦伶仃的她，我收养了她，并把她当亲生女儿对待。

她温柔、可爱、美丽，是我们家的阳光。她很会操持家务，还具备妇女那种文雅、恬静、温顺的品质。她成了我的左右手，我不敢想离开她我该怎么办。但有一件事她却违背了我的意愿，我的儿子向她求了两次婚，他真的是爱她的，可她两次都拒绝了。我觉得要是有人能把我儿子引入正道，那非她莫属了，我希望他婚后的生活会发生变化。可是现在，哎，晚了，永远不可能挽回了。

福尔摩斯先生，你现在对我家里所有人的情况都清楚了。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阿瑟和玛莉，还告诉他们那件珍宝就在我房间里。我没有说委托人的名字。我肯定露西·帕尔把咖啡端来后就走了，可不知道她出去时有没有关门。玛莉跟阿瑟听了很感兴趣，还想见识一下那顶皇冠，可我觉得还是不要动它为好。

阿瑟问我：‘你把它藏哪儿了？’

‘在我柜子里。’

‘哦，希望夜里不会有人去偷它。’他说。

‘我把它锁上了。’我说。

‘可是那个柜子用什么旧钥匙都能打开。我小时候用厨房食品厨的钥匙打开过。’

他讲话向来随便，因此我没在意。可是，他那天晚上脸色沉重地来到我屋里。

‘爸爸，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二百英镑？’他耷拉着眼皮说。

‘不行！’我严肃地说，‘我在金钱方面太纵容你了！’

‘你向来仁慈，’他说，‘我必须得到这笔钱，要不然我这辈子

都没脸再去那家俱乐部了！’

‘那太好了！’我说。

‘没错，可你总不该让我名誉扫地而离开那里吧，我可不想那么丢人。我必须弄到这些钱，你要是不给，我再想办法好了。’

我那时很生气，这个月里，他这是第三次向我要钱了。‘你别打算从我这里得到一个子儿。’我大声地说。他鞠了一躬，就走出了房间。

他走了以后，我打开柜橱，查看宝贝是否还在，然后又锁上柜子，开始查看房子，看一切是否都正常，我平时都是把这项任务交给玛莉，可那晚我决定亲自行动。下楼时，我看见玛莉一个人站在大厅的窗边，我走近她时，她把窗户关上并插了插销。

‘爸爸，你允许露西今晚出去了吗？’她说。她看上去有点慌张。

‘没有啊！’

‘她刚才从后门进来，我想她一定去边门那儿见了什么人，我觉得这样不安全，你得阻止她。’

‘你明天早上跟她讲吧，你要是想让我说，那我就去说好了。你肯定把各处都关好了吗？’

‘是的，爸爸。’

‘晚安！’我亲了她一下就回了卧室，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了，这可能与本案有关，要是有不清楚的地方，希望你指出来。”

“非常清楚了。”

“我现在必须特别讲一下那个情节。我睡得不是很死，而且担心宝贝，更是警觉万分。大约凌晨两点，我被屋子里的响动惊醒了。那声音在我完全清醒之前就没了，好像是某个地方的一扇窗户被轻轻地关上了，我侧着身子仔细地听。突然，我听到隔壁屋里传来了清晰的、轻轻的脚步声。我惊恐极了，但仍悄悄地下

了床，从起居室的门缝里向外望去。

‘阿瑟 你这个流氓 小偷 你怎么可以碰那顶皇冠？’我尖叫道。

我放在那里的煤气灯还半亮着，我儿子只穿着衬衣和裤子，手拿皇冠站在灯旁，他似乎正在使劲扳它，听到我的叫声，他两手一松 皇冠便掉到了地上。他的脸色灰白 我捡起来一看 发现一个金边角处缺了三块绿玉。

‘恶棍！’我气得大吼，‘你弄坏了它 你会使我丢一辈子的人 你把偷走的宝石藏在哪儿啦？’

‘偷？’他惊叫道。

‘是的 你这个小偷！’我使劲摇他的肩膀。

‘没有偷 我不会偷的。’他说。

‘这里少了三块绿玉 你肯定知道它的下落 你还想狡辩 我明明看见你想把另一块玉扳下来。’

‘你骂完了吗？’他说，‘我受够了 你竟然这样羞辱我 我不想再对此事发表任何看法，一早我就离开你的屋子去外面谋生。’

‘你一定会让警察抓住的，’我气疯了，‘这事跟你没完。’

‘你休想从我这里知道什么。’没想到他反常地说着，‘你要是喜欢警察，就叫他们去搜好了。’

我发怒时的吵闹声，把全家都惊动了。玛莉最先奔进我的房间，一看到那皇冠和阿瑟的脸，她便明白发生了什么，尖叫一声之后她昏倒在地。我马上派佣人去叫警察来调查，当一个巡官带着一个警察进来时，阿瑟抱着手，无奈地问我是不是要指控他偷窃。我说这顶被损坏的皇冠是国家财产，不是私事而是公事，我必须决定按照法律的程序来处理。·

我说：‘要是那样，你可以逃走，还可以把偷到的东西藏起来。’想到我自己的可怕处境 我请求阿瑟替我考虑一下 不光是

我的名誉，还有一位比我高贵得多的先生的名誉也会受损，这也许将引起一桩惊动全国的丑闻。如果他告诉我把那三块失踪的绿玉如何处置了，那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你应该明白，你是被当场看到的，你如果拒绝承认只会加重你的罪行，假如你想获得补救的方法，就告诉我们那些绿玉哪里去了 我们就可以不追究你。’

‘留着你的宽恕给那些向你乞求宽恕的人好了。’他轻蔑地说完转身就走了。

我见他如此顽固，无法劝动他，只得让警察把他看管起来，马上对他进行全面搜查，而找遍了他全身和他的房间里所有可能藏宝石的地方，还是一无所获。我们用尽了各种劝诱和恐吓，仍然无法让这可恶的孩子开口。他今天早上被送进了监狱，我在办完一切手续后，赶忙到你这里求救来了。警方公开承认他们一无所获。你可以在这件事上花费你需要的费用。我已悬赏一千英镑。我可怎么办？一夜之间信誉全无 失去了我的宝物和儿子 天哪 怎么办啊？”

他两手抱头，身子晃来晃去，自言自语，仿佛像一个有着难言之痛的孩子。

福尔摩斯皱紧眉头，两眼盯着火炉，默默地坐了几分钟。

“平时你接待的客人多吗？”他问。

“不过是些合伙人以及他们的家属，阿瑟的朋友偶尔也会来 乔治·伯恩维尔伯爵近来也来过几次，其他就没谁了。”

“你常去参加社交活动吗？”

“我和玛莉不常去 我们呆在屋里 阿瑟常去。”

“对一个年轻姑娘来讲 这很不寻常啊！”

“她天生爱静。此外 她现在都二十四岁了 算不上很年轻。”

“照你说的 这事极度地震惊了她？”

“是的 也许她比我还震惊。”

“你们俩都认为你儿子有罪？”

“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亲眼看见他拿着皇冠。”

“我不认为这证据很充分，皇冠的其他地方是否被损坏？”

“嗯，它被扭歪了。”

“你不妨这样想，没准他是想把它弄直。”

“看在上帝的面子上，你在帮他和我做你力所能及的事，可这个任务太艰巨了，他到底在那里干了些什么？假如他是清白的，那他为何一言不发？”

“这就对了。他要是真有罪，肯定会编造谎言。我觉得对他保持沉默有两种解释。这个案件有几个地方很奇怪。警方是怎样认为那些把你从睡梦中吵醒的声音的？”

“他们说那也许是阿瑟关他卧室房门的声音。”

“说得真像！似乎一个存心作案的人肯定要大声关门把大家都吵醒似的。哦，那他们对这些宝石的失踪又持何种观点呢？”

“现在他们仍在敲打地板，搜查家具，希望找到它们。”

“他们有没有想过要到房子外面看一看？”

“想过。他们花了大把精力，检查了整个花园。”

福尔摩斯说：“说到这里，这不是很明显了吗？亲爱的先生，这事比你或是警察原先想到的要深奥。你们觉得它不过是个简单的案子，可我认为它非常复杂。想想你们都是怎么分析的。你就没想想，你儿子从床上下来，冒着极大的危险走到你的起居室，打开柜子，拿出那件宝贝，花了很大劲扳下上面的一块绿宝玉，然后找个没法发现的地方把那三块绿玉藏了起来，接着带上剩余的东西回到你房间，让自己冒着被别人发现的危险。现在我来问你，你觉得这个分析行得通吗？”

“可是还能怎样推断呢？”这位银行家叫到，并作了一个失望的姿态，“他要是没有坏的动机，为何不解释一下呢？”

“我们该做的工作，是把这事情弄清楚。”福尔摩斯说，“你现

在要是同意，我想去一趟你斯特里特哈姆的家，花一个小时做一次更周密的调查。”

我的朋友坚持要我跟他们一起去。我刚好也想去，因为我们听到的陈述深深地吸引了我的好奇心和同情心。我承认，我和那位不幸的父亲一样，对他儿子是否犯罪持相同的观点，我们觉得这是很明显的。不过我对福尔摩斯的判断力还是抱有很大的信心，我相信，他既然不满意被大家接受的解释，那就肯定有某种理由来说明事情仍有希望。在去南郊的路上，他一直沉默不语，低着头，把帽子拉下来盖住眼睛，陷入了思考。这时候，我们的委托人因为有了点希望，所以看上去有了新的信心和勇气。他还跟我谈起一些他业务上的事情。我们坐了一会儿火车，又走了一段路，来到了大银行家极其豪华的佛尔班公寓。

佛尔班是一所非常大的房子，用白石砌成，离马路有些远。一条双行的车道沿着草坪一直通到大铁门前，右边是一小丛灌木和一条窄窄的两面有小树篱的小路相连，这条小径从马路口一直通到厨房门口，是供零售商人进出的。左边有一条通向马厩的小道不在庭院里，是一条不常用的公共马路。福尔摩斯叫我站在门口，他缓缓地绕房子走了一圈，从屋前沿着小贩走的那条路，绕到花园后面通向马厩的那条小道，他来回走了很长时间，我和霍尔德先生干脆进屋坐在餐厅的壁炉旁等他。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一位年轻女士推门进来了，她身材苗条，中等个子，在苍白的皮肤反衬之下，眼睛和头发看起来特别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见过这么苍白的女士，她嘴唇上没一丝血色，眼睛由于哭泣而红肿。她静静地进屋，我感觉她好像比银行家更痛苦，她明显是一位个性强而且能控制自己的女士，这让人更容易注意到她。她不管我在场，直接走到她叔父面前，带着女性特有的柔情抚摸他的头发。

她问：“爸爸，你已经决定放了阿瑟，是吗？”

“不，我没有孩子，这事必须调查到底。”

“可我确信他是无罪的。你知道女性的本能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他没做什么错事，你这样对他太过分了，你会后悔的。”

“可是他要真的无罪，那他为何不作解释？”

“但我总觉得他是冤枉的，我们不应该怀疑他。”

“我能不怀疑他吗？我当时清清楚楚地看见他拿着那顶皇冠。”

“他只是拿起来看看。哎，你相信我，他是被冤枉的，让这件事结束吧！不要再提了，好可怕呀，我们亲爱的阿瑟被关进了牢房。”

“没找到绿玉，我决不罢休。玛莉，因为你很爱阿瑟，所以你不知道绿玉皇冠会给我带来多严重的后果。我绝不会草草了事，我已从伦敦请来了一位先生，让他全面调查此事。”

她转身看着我说：“就是这位？”

“不，他是他的朋友，他现在正在马厩那条小道上走着。”

“马厩那条小道？”她向上扬起眉毛，“他指望在那儿找到什么？哦，我想就是他吧。先生，我相信你一定能证明我说的是真的，我堂兄阿瑟是无罪的。”

“我一点也不怀疑你的看法，而且我相信一定能证明这点，因为有你在。”福尔摩斯边走边走到擦鞋垫上蹭掉鞋底上的雪，“玛莉·霍尔小姐，很荣幸能和你交谈，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可以，先生，只要可以澄清这件可怕的事情。”

“你昨夜听见了什么？”

“我在叔父大声说话以前没听到什么，我是听到他说话后才下来的。”

“你昨晚把门窗都关上了，可你是否把它们都闩上了？”

“都闩上了。”

“到今天早上这些窗户都还闩着吗？”

“是的。”

“你的女佣，她有个情人？你昨晚对你叔父讲她出去会见了
他？”

“没错，就是在客厅等候的那个女佣，她也许听到了叔父有
关皇冠的谈话。”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她出去告诉了她的情人，俩人可能密
谋盗窃宝物。”

“这些空洞的推理有什么作用？”银行家不耐烦地叫了起来，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那顶皇冠当时在阿瑟手上。”

“霍尔德先生，不用着急。我得把此事追问下去。霍尔德小
姐，你见到那个女佣是从边门附近回来的，对吗？”

“没错，我当时正在检查那扇门是否锁好了，刚好碰见她偷
偷溜了回来。我还看到了那个站在暗地里的男人。”

“你知道他是谁吗？”

“知道，他是给我们送蔬菜的小贩，叫佛朗西斯·普罗斯伯。”

“他站在门的左侧——也就是离进门很远的路上？”

“是的。”

“他装有一条木头假腿。”

那位年轻女士的黑眼珠露出了害怕的样子，她说：“你怎么
像个魔术师呀，你怎么会知道？”她当时面带笑容，可福尔摩斯的
脸上并没有迎合她的微笑。

“我现在就很想上楼去，也可能再去房子外面转一圈，或许
在我上楼以前最好再查看一下楼下的窗户。”

他快速走过一个个窗户，只在那扇可以从大厅向外看见马
廐小道的大窗户前站了一会儿，他打开窗户，用随身带来的放大
镜很仔细地查看了窗台。最后才说：“我们现在可以上楼了。”

那位银行家的卧室布置得很简单，地上铺着灰色地毯，有一
个大柜橱和一面穿衣镜。福尔摩斯走到柜橱前，盯着上面的锁。

他问：“这锁用什么钥匙开的？”

“就是我儿子说的那把 能打开贮存食品的柜子的那把钥匙。”

“在哪儿？”

“在化妆台上放着。”

福尔摩斯取过钥匙打开了大柜橱。

“这是把无声锁，”他说，“难怪没把你吵醒。这盒子一定是装皇冠的那只了 我们一定得看一下。”他把盒子打开 拿出皇冠放在桌上，那确实是一件精美的珠宝工艺品，我生平从未见过如此华丽的宝石。皇冠的边上有一道裂口，在一个角上有三块绿玉不见了。

福尔摩斯说：“霍尔德先生，这个边角和失去绿玉的边角是对称的。现在我想让你试试能否把它掰下来。”

银行家紧张地退到后面说：“我做梦都不敢去掰它。”

“那我来试一下，”福尔摩斯突然使劲去掰，可皇冠纹丝未动。“我感觉它有点松动 可是凭我的手 怎么使劲都掰不开它。一个普通人是无法掰开它的。哦，霍尔德先生，如果我真把它掰开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会发出像枪响一样的声音。你敢说这一切发生在距你的床几码之外的地方 而你却没听到任何声响吗？”

“我不敢想什么，也看不出任何问题来。”

“可是事情也许会越来越明了。霍尔德小姐，你又怎样认为呢？”

“我想我跟我叔父一样困惑。”

“你见到你儿子时 他没穿鞋或拖鞋 对吗？”

“对，他除了裤子和衬衫外，没穿别的。”

“谢谢 在这次询问中我们的确受益不浅。太幸运了 我们如果还不能搞清楚这事，那就只能怪我们自己了。霍尔德先生，请允许我再去看外面查看一下。”

他说让他独自去 因为人去多了会留下很多脚印 可能给他

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他回来了，脚上沾满了积雪，仍然是一脸神秘莫测的表情。

“我想我已经查看了我要看的地方。霍尔德先生，我觉得我回我的住处是对你最好的效劳。”

“可是 福尔摩斯先生 那些绿玉在哪里？”

“我还拿不准呢。”

“我是不是永远也不可能见到它们了？”那位银行家搓着手大叫，“还有我可怜的儿子 这就是你留给我的希望吗？”

“我的想法一点没变。”

“上帝啊，我的房间里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明天上午九点到十点要是可以去我的住所找我，那我将尽我所能把它解释得更明白一点。我是这样认为的，我只要找回那些绿玉，你并不介意我支取款项的数额。”

“只要找到宝石，我情愿拿出我的全部家当。”

“很好 我将在明天上午之前查明此事。再见 傍晚之前我也许还会到你这里来一趟。”

我知道我的朋友此时对该案已是胸有成竹了，至于他究竟得出了什么结论，我还不清楚。在回家的路上，我曾几次想打探一点消息，可他老是转移话题，我最终只好取消了这个念头。我们到家时 还不到下午三点。他匆忙走进他的房间 几分钟以后，他下楼来了，装扮成一个流浪汉的模样：领子外翻，破外套磨得发亮 打着红领带 穿着一双破皮靴 活脱脱一个流浪汉。

“这副打扮像吗？”说着他朝镜子里照了一下；“华生 我很希望你跟我一块，可是恐怕不行，我也许能找到案子的线索，也许是瞎忙，到底是哪种可能，不久之后便会知晓。我希望几个小时之后就能回来。”他从餐柜上放的大块牛肉上割下一小块，夹在两片面包中间，把它装进衣袋，便走了。

我刚喝完茶，他便非常兴奋地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只边上有